

董 鈺 總 校 官 傅 邦 良 高 拱

學 士 自 順 正 嘉

分 校 官 編 修 王 珣 趙 鼎

憲 司 法 士 王 以 大

國 尉 王 以 大

自 順 正 嘉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六百五十一

十八陽

黃

黃自信

宋林希逸竹溪集墓誌銘 永陽龍興黃革史遜齋糾曹公之次子也諱自信與其兄某同事樂軒陳先生以見稱

早歲有場屋聲亦嘗走江湖矣交游甚衆諸老頗許之中年喜學詩盡焚他藁築室以適軒名曰夕吟詠其間暇則焚香鼓琴有蕭然自得之趣雖先世簪紱華盛自視漠如也生平守師學鄙夷流俗緇黃占卜之事至死不變潛心經典大抵以詩發之故有適軒吟藁紀行游湘游岳諸集余嘗及見其半焉之跋矣今存者一千六十八首無非翰寫已意略不蹈踐古人前死知其學力也咸淳己巳三月六日終于寢春秋七十有二其年五月十六日葬薊蠻山弟某求乞銘曰君垂歿所囑也余少困樂軒翁識君父子於溪上糾曹南游初程也于時君兄弟如王雪人皆以遠業期之今止兩傷哉余初記薊蠻庵又銘朴齋墓今又銘君俯仰五十年如一瞬自感今懷昔能不慨然遂廢一食焉之銘君娶陳氏先君卒三十年子一人

公裕其世次見朴齋銘茲不重出銘曰得於師者正得於天者高
不孰於進其適者嘖不美何欠不求何遺時於人者多我以銘之何

黃鍾

宋陳元晉漁野類藁墓誌銘 余乙亥丙子間開門受徒黃朝

瑞來學與之游居覺其氣質凝重課試大字亦穩律余心喜之
從容叩其疇昔從誰學則起而曰家君少爲學胡公元衡爲郡文學時以
巨題試諸生家君以詩出奇押窄韻得句爲首選經史子集皆手自點勘
病時文之典則取省監程文數十篇鈔黃批抹皆有關鍵日夜爲朝瑞講
說然嘗恨从無師承凡所造悟皆心自尋繹得之慨然不自以爲足故遣
朝瑞從先生游余乃知南溪爲人大鑒如此後二十有七年其孫鱗卿補
克太學弟子員又見其鄉人爲余言鱗卿年五六歲入小學周夫人憐其
幼公曰子弟凡事皆可進惟讀書一事不嚴早扶塹左右觸事輒誨之所
以教鱗卿者猶所以教朝瑞也既入上庠人以爲南溪種學種德之邦南
溪方進鱗卿而誨之曰太學多士所聚重厚浮薄色色有之汝往取友必
端毋詭隨進學必力毋自畫余益知南溪有識趣如此壬寅十月六日則
聞公死吳得年七十有二越二年甲辰十二月十六日壬午朝瑞奉公柩
靠于所居南二里大池原先塋之右鱗卿狀公之行實來曰鱗卿父子事

先生有年矣知先祖莫先生若乞賜之銘余不能辭公諱鍾字彥遠鄉人稱之爲南溪先生曾祖某祖某父某以孝第力田世其家公幼穎悟不群嗜學如飴至天文地理明墨老子釋官小說之書無不通解對客口誦至數百言不休風簷燃燭頭細字雖晚年猶把玩不倦鄉舉勸分立政郡每設公董稅取不多寡一所以理富者樂於輸貧者安於輸上下晏然如樂歲庚寅之寇臨川崇仁爲震大家奔遁徙鄉所在嗚呼公曉以理法難以保伍過亂萌鋤究孽環公鄉數十里特以無恐事平有籍以補授者公不以爲功也他如去里胥之蠹興陂池之利訟平其爭後寬其期凡可以利衆及物者効勞畢力不憚然皆出於中心之誠然非干譽非要利其接姻戚交鄉鄰中無城府外無戢歛怨怒憫閭人亦樂親之或以非意相干笑談排遣無藏怒無宿怨人之有善稱之不容口聞人過失必爲掩覆隱匿且曰傳記未必爾鄉里稱善人非耶娶周氏子男二人長即朝瑞次朝美先公兩年卒女一人胡猶大其壻也孫男六人德卿次即麟卿翼卿鯉卿新卿翔卿女三人長歸傅夢得餘幼銘曰 敬行於家庭行慕於鄉鄰古人之所謂吉士善人不在其身在其子孫尚道觀其有成

黃虎

宋吳泳鶴林集墓誌銘

諸暨會稽大縣也黃邑著姓也虎公

父母也祖登仕皇考也魯氏皇妣也生而穎悟莊重如成人公之幼也刻
若植學取友四方遂登茂辰進士第公之壯也調歸安尉主淳安簿司雲
川獄知永嘉丞歸安以憂永嘉以病俱不赴歷任雖四而僅言六考公所
閔官也唱第授初秩薦舉陞從政覃恩轉文林致仕改宣教統褐幾三十
年浮沉選調至若告老始得通直公所積階也淳安賦籍漫不可考吏因
為姦已輸者復催公私交病公曰勾稽吾職也出納有令銷印有時邑計
始裕吏無所措手而民安之乃相邑長大飭鄉校群士之秀者肄業于中
士競興學登於俊造者斯昔為多迨其去也民懷公之惠士德公之教攀
留祖餞充于道周此公之所以供薄正也安吉獄市故紛圖靡無茂草公
素明審味心誠求之之訓有諱于刑者臣身親之跪得其情則曰此所謂
庶幾之不辜也歲暑給水漿隆冬給衣被病則藥之死則撫之流徙則計
道里遠近資之皆取諸餼廩雖拊撝撓之餘無怨言此公之所以為司
理參軍也平居燕處每有常德家人不見其墮容訓子弟如嚴師待交友
如同氣恤鄉鄰如家人里之孤貧者嫁娶之如子女山年飢歲以賑以貸

泥涂斷港必斃必梁故邑無溪好而行者不病涉此公之虔鄉也自安吉
罷歸屏居丘園十年不調以書史自娛邑多佳山水暇日與親朋蟹食棹
酒游適其間神氣冲澹一毫無榮進意端年更化今來預鄭公於公為同
年並稱其賢欲薦進之而公倦游之志已弗可奪一日謂其子曰窮達命
也吾未六十非不堪事諸公責人非不我知無此心已在泉石間矣明日
遂上章致其事越三年而後卒此公之知命也甲子三百四十公所享年
也丙午三月十三卒之年月日也是年十一月朔葬之日也邑之高額公
所藏也楊氏先公二十七卒元妃也陳氏後公四旬歿穉室也嗣孫免
解進士子也許適衡州教授周備女也狀其世系行誼年者廬陵通守林
宋偉也介參預鄭公之命俾誌其墓而為之銘者同年生潼川吳某也銘
曰 轉之易而未獲兮築之勤而
未落兮高山之陰陰已合莫兮

黃振龍

宋黃勉齋集行狀 君諱振龍字仲玉姓黃氏九世祖自

丞子孫散處有居福州城東者至五世祖亨有厚德自奉薄喜施予鄉閭感
之號為長者曾祖諱祖鈞父行知自亨以來皆能繼其家聲故今稱長者

不絕城東之黃雖未有顯者然過其閭者慕其德仕其鄉者亦聞其名而敬之君天性純厚襟懷坦夷樂於為善聞不善則毅然惟恐晚已其勇有不可及者接物無崖岸與人交久而愈篤赴人之急風雨寒暑不避輕財重誼親故之貧者周之無秋毫顧惜意人有疾病力能療之雖貧下危為必以身親之無厭倦之色親屬隣里事有難決即君謀之為之委曲剖析納之義理不可則面折之未嘗有所遷就畏避也少力學自奮為舉子業必根極理致不為浮靡徇俗歲大比真舍人德秀見其文奇之擢之前列自是切磋往復遂為深交嘗曰三山士友為實不相負者吾仲玉也晚益收歛為己慨然以歲月淹莫從志俗學為恨日以論語孟子自課端居莊誦既又博觀先賢遺言左右探索意味有得輒忘寢食至朱文公端莊存養獨觀昭曠之原年事既高若不著緊用工恐歲月悠悠之語惕然有感書之坐右以自警深悼少年之不及親師取友也由是益加人一已百之功聞四方賢者必使其子學焉聚伊洛諸書課其子以講習君天資既美至其知學則益自力於脩身齊家之實行故其一門之中勤守禮法相勉以善內外雅睦人無間言鄉鄰之志於學者莫不喜從君遊觀感磨厲以共扶斯道而君沒矣蓋莫不失聲嘆淚為之號慟也君疾革命取新衣易

之家人方環立侍疾若紫襟翁客呼其子曰養吾疾者莫若子男子不死
於婦人之手婦人退人曰我死誰母用浮屠法不無是使我不得正其終
也君之學既行於妻子又嘗以朱文公家禮帥其家使人守之故其治喪
奉君之治命惟謹君以嘉定己卯七月甲寅終于正寢享年五十有一娶
潘氏子男二人朴太學生格業進士女二人長許適進士潘公炳次先年
孫男一人壽老將以是年十月二十二日葬于閩縣橫嶼山之原二子以
君之行不可無主也固以請幹與君交最晚於里巷交遊間知君之行最
詳既喜其慕安之粹務學之實其於死生之際又能不潛於兒女繁縷之
情夷然從夢幻之教而字於家人者又如此因其家以驗其行即其終以信
其平昔是不可使之泯泯無聲以昇來人遂述其梗槩俾來銘於當世之
君子謹狀來真西山集墓誌銘 始予考大北試于三山得閩邑人黃仲
玉文卷於衆百人中獨手澤有理趣曰是必佳士既訖事人爲予言此城
東黃氏子其家以長者名數世矣明年予入連率幕府仲玉升堂拜予親
自是日與之游見其脉脉瞭然襟抱豁然聞人善不延如在己親若故有
簞食者矜之無不至鄰里有疾竭力所可採雖貧賤困篤必以身親之與
人謀忠而盡於是知君不惟文藝可觀而行誼之美益稱其爲長者家也

又明年予遂登朝闕之士病於計偕之員狹也凡能操觚吮墨者鮮不奔走求牒於四方予官中都八年力能爲君營一試而君倪首鄉貢寧數不利未嘗肯予謁又以知君於得喪澹然有君子之風也若自少銳于學晚益喟然以未聞道爲憂日以論蓋自課既久博觀先賢遺言左右探索意有所得輒欣然忘食至朱文公端莊存養之說嘿契于心大書座隅以自警勉齊黃公幹文公之高弟弟子也君驟從之游請所未悟黃公並稱之謂其可與適道者又益知君不以行義自多而用力於學必求詣其極而後止也未幾得疾以嘉定十二年七月甲寅終于家年僅五十有一方屬續時命取新衣易之家人環侍君正襟肅容呼其子曰養吾疾者莫若子婦人退又曰我死謹毋用浮圖法不然是使我不得正其終也嗚呼非賢而能之乎或曰以君之材而不仕以死爲可悼也子曰仲王之所憾豈此耶古之君子倪焉學學斲而後已豈爲利標計哉曹子曰而今而後予知免夫子張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夫全而歸之乃可言免無媿而死乃可言於士之終身問學求如是而已魯子躬三育於前而悟一貫於後蓋信乎其免矣子張之仁有所未足其於終也果能無憾乎然則以仲王之賢而死於布衣仲玉不恨也進道方勤而命弗淑君子蓋

深惜之君名振龍仲玉字也其先自固始八閩五世祖庸輕財樂施長者之稱自是始曾大父某父某雖潛閭不耀克以厚德世其家姬滿氏有賢行子二人曰朴大學生曰裕業進士是年某月日葬君于橫嶼山之原予知仲玉者故為之銘曰 昔未識子子文我評及既識子我懷子傾今者未何子藏我銘執筆慨然我涕子零嗚呼傷哉

黃雲龍

宋趙儀可青山集墓誌銘 君義城黃氏諱雲龍字君從取山谷養生四印語號四印翁生嘉定庚辰三歲而孤繼

母劉南城大夫諱良之女弟也以君依外氏教養君亦自力於學家事惟二兄相繼逝君撫其孤室無私財庖無異饌諸姪繼成立乃取先疇均之使自為業卜築杜川之祖厓課督諸子夜分不寐月書季考責其自試寧不中不求師友潛教焉欺以是諸子皆能為儒按察使行部試士成居然穎拔明允仁允亦有名鄉校君既歸舊隱日與同味為樂橋中梅下類然天嬉生平不事生業室常罄然有舊過從不見偏反意或有所求亦無不滿意去見好書雖乏絕亦解衣樹之如不可已者性厚重然義所當為浩然不護畧富侵先業衆曰是不可與爭鋒君雍容求直卒得直有犯其

高祖瑩者銳身爭之雖錄此爲怨家燬其廬不悔噫所謂勇者與君於醫尤妙解施病者藥雖深夜叩門應之不倦爲產科書板行四方歲飢問糴者減直以售惟自恨力不裕所及不廣而已聞苕仙翁煉度可生死人歲亦再行之苟可濟物無不爲也晚從方外友將入玉笥山學道而已病然猶手集易傳未半筆絕丁亥正月六日歿曾祖安漸祖令猷將楊誠齋謝良齋門父平妣劉氏娶李氏繼程氏繼劉子男三人惟賢成也齊賢友賢明允仁允也孫男一孫女二諸孤以至元己丑十二月丁酉奉柩葬桂川之西園惟賢求請銘銘曰幼而孤老而不能期願忍默平直埋於斯

黃必達

宋林光朝父軒集埋銘 黃氏子汝嘉讀書城南與其弟汝宅有所請於余曰汝嘉不幸幼孤是時汝嘉未覩汝宅

爲乳下兒也昨來道旁得尋丈之處可以葬先生肯爲之銘則是若有所待也此葬不爲緩一聞是語愴焉於余心使列其所從來營道公死於官所有子纔四歲是爲用時用時二十九而卒件件自琢削解爲場屋語是用時不待父之教汝嘉弟兄又不必用時教之此其愴焉於余心者用時娶方氏諱必達掩土二十日矣坎之外有尺寸未補得是銘即埋之銘之曰 孟之限乃卒事謂是銘也其勿毀

黃如愚

宋陳藻樂軒集狀誌 蘇田之黃版爲別祖蓋自候官黃岸析之而求其後有若叔豹有若發者常於太學里選有

聲稱秋卿諱如愚徙漁溪其去蘇田之別爲十二世乃將仕郎毗之長嗣子享年五十有八以甲寅之夏歿男女林氏所生少公四歲而其歿也後之五月戊午季冬壬申同坎于東洋之陂鳴呼死之日若水有婦其甥一林廣漸以女以次主家營治嫁禮若有怙恃森與若水修進士業出以意氣自負而入待其姊妹怡怡如也小人於是乎服公盜誘不過而儲用未墮君子於是乎察友睦天性而亦公之有義方曾祖仲虎祖某前顯廣州節廣推官陳寬女妣林氏後公逝先一旬而合厥考之塋焉 銘曰 年無六十送母不及旬日有奇兩山峙玄魂識往來母笑前泣有之固然散也爲入

黃雲

宋葉水心集行狀 紹熙五年秋七月庚午黃子由自嘉王府直講爲起居郎兼權給事中踰月遷中書舍人兼侍講時國有大

喪內禪甫定諸處分尚多草創人心憂恐天子思盡下情博謀群臣於三宮僚尤委信或一日再宣對子由素負直節激發敢言事事有未便常爭

論上每爲順聽三時甚賴之知子由者不以遭過爲一遽至顯用爲子由之身榮而以子由能竭誠不阿補益上初政爲國家喜之也冬十月庚寅子由以父喪去職於是知之者又皆痛惜以爲天下且假其父之年而令於此時得疾死何耶知子由之父者則又曰不然是翁書立寒苦爲鄉先生天質疎宕不避就向背教子必自達於義晚而後得仕仕不盡其能而死是可痛惜也焉得但以子由一時去職爲重而痛惜之哉明年子由使其弟田來曰將以慶元二年三月某日葬吾父於吳縣至德鄉觀音山天乎往而不復反也圖以水先人之存詔無窮之哀宜莫如有以述也惟荒蕪連塞不能次第其辭而以屬於子也若何而可余念去歲臨於重華旦曉輒與子由同待事殿門外一日子由出家信數通徧示諸大夫雪涕曰吾翁官建鄴疾病矣而易月之練方畢家事義不並奈何宰相聞之予告往省上時猶在嘉邸大書成齋二字令以賜翁成齋者翁爲鄉先生授弟子經時所名也至則翁疾良愈遂奉以來行在及子由入見上先問翁動息曰總幹已無事耶已安樂耶子由頓首謝歸道上市語翁歎曰士不遇嚴棲谷隱姓名淹滅其常也今以蓬門被雲漢之章野人致天帝之問吾爲賴寵乎故子由驟用時適多事而翁誨之曰惟苦言可以報國爾親爲視

表章或具草使上之。子由固喜忠義然觀翁意雖有可以回曲保榮利亦不願其子爲之也。然則知之者所以惜子由之去而哀翁之死不虛矣。翁死上遣中使王德謙賻輿朝皆弔哭喪還赴於塗哭於郊弔於家者相屬也。且翁父子既達時貴重而其生死之際又爲時所痛惜如此。今子由欲求先人之存詔無窮之哀是則達之大者已自首於狀可也。君諱雲字鼎瑞吳郡人世農家未有仕者君幼自知學年十二三已能授童子書既冠入太學文義益通達吳中大書會稀少至君學成後生慕從常百餘人勤苦誘掖一變口耳之習薦第有名。多君門下它師不敢望也。考官戲曰吾爲黃先生取士爾嘗徵舊生將斬之夜半鄰近驚曰火且作視之則有光發其楹下或以告君君卧自羞曰有是乎告者益衆曰火且作三笑君徐起祝曰吾及兒子幸爲儒它日以是試之可也。未幾子由以對策言直得賜第一人及第君所對尤切亦欲以冠特奏者有不喜曰少難矣猶實高等時淳熙八年也。調永州祁陽主簿簡易廉直民愛敬之。辟監建康酒庫人謂君酒碎務何得自屈君曰吾豈以儒者薄是官授明坐纒下治之逾謹諸司更薦君一一僥受至當改官乃自言老病不願遂以通直郎致仕卒年六十四娶李氏有婦道窮約中能助君爲善再娶劉氏並贈孺人。

三子子由長也。名由爲朝散大夫試中書舍人兼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講。次申進士。次田免解進士。女歸迪功郎台州天台縣主簿趙汝泌君坦。蕩不爲限級。遇人無新舊。博酒盡歡。財物到手與親友共嘗之。下田供粥糜而已。而有至性。四歲喪母。鞠於莫氏。其考復聘孫氏。從而室。諸有弟曰茂。君日自莫氏往來。寧其父母。退而撫茂。風雨不辭也。孫氏又死。君迎父有弟己之服。具使茂擇取半焉。茂又不振。君復空舍納之。衣食居處無間也。劉氏故適士人。夫死。父尚殯。始老。二女幼。乃改事君。君爲葬死者。養老者。經營其女。各有歸焉。有文二十卷。詞詠從容。每指其心而言曰。是方寸地。豈可忽耶。慶元元年九月日。朝請郎試太府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葉某狀。

黃榮

宋素寧齋集行狀。公諱榮字子邁。其先發州金華人。有仕江南者。以著作郎宰分寧。樂其土俗。因徙居焉。分寧之四世孫朝散大夫諱漫以儒學奮一門。兄弟共學于脩水上芝蓋書院。道義相磨。才華競美。時人謂之十龍。後登第者。纔半。朝散之長子曰康州太守庶有詩名。實生太史氏庭堅。朝散之次子公之曾大父也。諱廉。熙寧元豐間。屢將使指體量京東河決。活饑民二十五萬。官至朝散大夫。給事中。贈少師妣。

楚國夫人劉氏南康高士太子中允漢之女大父諱叔敖政和中將滑湖
 朔跡廡訪使者李滋之姦于朝黜諫衡陽時論快之紹興中爲戶部尚書
 徽猷閣學士左宣奉大夫贈少師妣秦國魏國夫人皆李氏元配尚書常
 之女繼室郎中莘之女二父俱有盛名東坡蘇公賦詩所謂何人修水上
 種此一雙玉者是也考諱霸守素永吉三州皆有惠政官朝請大夫贈通
 奉大夫妣碩人夏氏九江使君倪之女使君之名見江西詩派中公既生
 長名族而外氏又皆當世聞家耳目所接典刑猶存清標勝韻自然遠群
 讀書往往成誦落筆無世俗態以通奉公郊恩補將仕郎未幾丁外艱執
 喪以毀瘠聞既即吉哀慕不衰再闋歲始以易試銓曹占高等時戶曹闕
 苟最近吉倍之公應得獨或言親老且貧不堪淹久幸選我公與之非雅
 故依然許之即改注吉部胥相顧駭曰聞有急近次而爭者矣未聞有遜
 人者未上丁太夫人憂服除主吉之龍泉簿吉大邦田租之輸累巨萬計
 姦弊總總郡散公莅之始至吏或密請使令公瞪視之請不置訪其故乃
 前此有吞其飲器之餌拱手聽所爲莫敢孰何者一日復請公數之曰
 爾謂我不知耶吾忍而不發不欲暴爾官之短爾亟去無污我遂罷遣之
 擇處吏平槩量除常歲多取之虐人情大悅會邑長病不任治劇郡俾無

領公敬長如舊事必咨焉軍威悅歲餘以憂去公竟攝之算學官增弟子
貲立程秦呂先生祠示學者以趨向建梯雲橋民不病涉創大豐陂溉田
二萬頃慮其久且廢也買田十畝山九百畝以備修築之費立長若副分
番掌之以均工役之勞隄防周密遂為長判侍郎孫公逢吉深歎美之為
識其事以諭來者嘗出見民有空舍老嫗卧其下旁無一物屋猶堅壯心
疑為使人問故嫗曰兒賈人將鬻此廬以就婦舍嫗弗忍也甘此獨卧公
驚歎曰詎有此風耶立遣其二子俱來一窺且瘁一壯而悍者賈人也公
曰此豈待考掠而得其情哉欲寬之法嫗以天性之愛析免甚苦賈人亦
痛自剋責請後不欺公因其機而訓飭之母于於是不勝寺簿劉公清之
以此古循吏為於風教者因贈行述其事於詩以美之再調汀州蓮城令
創邑纔六十年介萬山中民俗墮廢一語不相能即挾刃相向縣以邑鹽
為課北國悍甚稍追呼之群聚發矢石官莫能制公曰豈有具耳目為人
而不可以善化者耶乃出版教諭之曰汝內郡良民非居八荒之外者負
固若此如王法何令尹甫到官吏有言汝鄉不輸官物不請包鹽宣一繩
以法令尹弗忍是用誨汝其自今盡去舊習輸租以時請鹽以額縣不汝
逮且率先者賞民喜更相語曰令尹不我棄善教我矣是吾父也父可